踈劉

清陰集 六

共十四

淸陰先生集卷之十八

疏箚 二十五首

大司諫辭勲箚 戊辰正月

伏以臣昨詣 闕下觸冷胷痛不得進參鞫廳徑歸私室當此討逆方嚴之日每以賤疾干瀆 宸聰繼以邦憲罪雖逭誅仍竊伏聞昨日勘勲時臣名亦在其中臣慚愧懍慄若無所容今此逆徒之不得逞免實賴 天地之陰隲 祖宗之黙佑國家之洪福豈區區人力所可及者哉雖然首告者不可不賞而至於鞫廳諸臣其間亦不無料別

爲澈問由於大臣監檢在於禁府出納關於承旨爰書傳於問事各有其任猶可爲諉也諫院之官不過備員守位以存事體初無一毫干預之事未知臣何從而得之也山河帶礪策名盟府是何等重事而虛施冒受以啓僥倖之門乎况臣叅預鞫獄董董十七日子雖日課時紀猶不滿尺寸之長自古安有如此而得叅勳籍者乎臣雖無狀稍有廉恥不敢靦顔以辱 淸朝伏願 聖明俯諒微懇亟 命遞臣本職削臣勳名以正濫賞之罪以重錄勳之擧臣言出肝膈不避瀆擾無任惶恐戰

灼之至取 進止

憲府時弊劄 三月

臣等竊惟民心之危疑憯於敵國之禍下情之欝抑甚於土崩之患危者不使之安疑者不使之定則民必亂欝者不使之宣抑者不使之平則下必離自古人君身遺禍敗宗廟不保者皆由不察乎此也恭惟我 主上殿下聰明神武首出庶物如日月之無不照如元氣之無不運至於聖賢訓誡之辭前代治亂之跡亦無不講明而察覽焉雖古之哲后明辟何以過此奈何國有大變萬民危疑

百僚伏 閤羣情憂欝安危之機間不容髮而講
明於常日者臨事而反惑察覽於已往者當前而
反迷 堅持私意久遏公論危疑者將轉而從亂
欝抑者漸激而離散成形之禍迫於呼吸不測之
變擬於朝夕中外遑遑小大莫保而 殿下深居
九重端拱淵嘿不 親謀於大臣不 面諭於臺
諫但以紙札出納文字酬應自以為弭亂消禍之
善計臣等不勝痛悶焉 殿下自視今之國勢何
如民心何如外則虜使交轍邊虞萬端毛帥狠忿
訣言恐喝內則血海蟻戰之變現於珍島兇徒冊

逞之說果應變昔近而交通闈內之姦或慮潛伏
於 宮闈大而渠魁主謀之兇或疑網漏於典刑
腐心之憂愚智同然獨 殿下未之深察也臣等
不勝痛悶焉嗚呼上天仁愛之眷既已示警而
殿下不素隄備 祖宗陰佑之靈既已發姦而
殿下不斷根柢庭臣忠正之言既已聲陳而 殿
下未肯 允從不知 殿下之明孰爲蔽之 殿
下之威孰爲奪之而使 國家終至於不可救之
地耶臣等不勝痛悶焉伏願 殿下上念 宗社
付託之重中慰羣臣欝抑之情下察萬民危疑之

慮登進大臣兼召臺閣 出御便殿 親諭 聖
旨丕通下情亟 賜處決毋失於機會毋窒於危
亂毋終致噬臍無及之悔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
取 進止

請虛心察理禮使臣下劄 四月

臣聞人君之使臣也進之以禮退亦以禮可貴可
賤可生可殺也而不可使之辱也古之帝王遇臣
下如此故為其下者亦莫不以廉恥自礪名節自
重寧為忠直而獲罪不願苟合而為榮上世之治
俗以長厚世以清明實由於此也降及衰季上以

智數威刑御下下以阿諛保身為計誠信之道熄

詐偽之風起俗日偷薄世月淆亂亦由於此也伏

惟 聖明御世思反古道接遇臣鄰務推誠信羣

下感悅咸思自飭以仰承 昭德奈何近年以來

待下之道漸不如初不諒其心遽加威怒任職敢

言者或惡其好訐當官盡心者反疑其自專迎合

者輒蒙嘉奬忤 旨者必見摧折不但大乖於好

察之誼亦豈人君優容禮使之誼也臣竊見頃日

徐渻之下獄權濤之削黜左所不安於輿情者然

其不安者豈盡私厚於其人哉濤之心事雖不能

知挾私之迹亦有顯著而身居諫職以言見黜深
恐有歉於納汙之弘量也況徐渚之於金尙婍之
已甚辭語之間人或謂其過當向者回 啓之辭
雖有錯謬若謂之侮慢 君上則必非其情也
國家待耆老之臣禮貌殊隆而事非情犯罪極僇
辱逮近聞之孰不駭歎至於正堂諸臣明 朝廷
已定之公論斥一人偏執之私見者自是論思之
地職分當爲其間雖有過激不中之語悖出悖入
答有所執 殿下乃以輕蔑目之無乃有傷於無
偏之道乎 聖教一下羣心缺望薦紳無光氣象

索然其爲 聖德之累豈不重哉臣竊爲 殿下
惜之伏願 殿下悔旣往之非存將來之戒 虛
心察理應物無偏益恢誠信之道更盡禮使之美
以培臣下廉恥之風以終 盛朝清明之理 國
事幸甚世道幸甚臣不勝區區之望取 進止

副提學辭免疏五月

伏以臣蒙被 聖恩特出尋常諫垣 經帷纔適
旋授自揆涯分萬不可堪而適會 國家艱虞之
日顧非臣子辭退之時前後冒昧不遑他恤第以
今者同知春秋張維與臣相避而臣位在下理宜

減改竊考玉堂長官列於史局堂上考績黜陟之事靡不預聞由其如是故史官與承旨相避則減承旨春秋與副提學相避則遞史官送西前例故事灼然明甚今乃以臣之故遂致史局缺一堂上祖宗創制官方一定彝章所係雖小難改況此館閣重地公論攸歸何敢盲冒苟且之嫌輕壞 先王之典以廢常職以招物議哉伏願 聖明重祖宗之官制察微臣之情勢亟命遞改臣本職以遂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都承旨辭免疏 同月

伏以臣疾病荐加人言重發拜 恩未久輒上辭單臣雖愚昧豈不知分義之所不敢貳顧臣情事實由於不獲已也臣竊見生員邊獜吉上疏力詆趙絅等而其中有廷臣之老於黨論者上劄扶護而至謂因一國之公論是何不直如此乎云者是必指斥臣身也臣頃日伏聞玉堂諸臣劄辨崔鳴吉議禮之論而 聖批嚴斥縉紳之間莫不駭然不安竊意其 辭旨太過故臣之愚意恐有損於天地包荒之量思欲一言仰陳適忝諫垣職當言

責遂劄列數款無及玆事只出於區區禱裒之
徵識何嘗有救護趙絅等之意也況莫重典禮
朝論已定有何一毫干涉於朋黨之事而乃有偏
黨不直之私乎其言之無理若此誠不足與較也
雖然此赤必辯言少年輕肆之言其所謂大賢及
與大賢同所見者之論大抵如此則亦何可謂之
不足與較而甘心侮辱偃然在職重玷名器乎伏
願 聖明憐臣衰病已甚察臣事勢難容 亟命
鐫改臣職以謝人言以安愚分臣不勝惶恐戰灼
之至謹昧死以 聞

都承旨辭免上疏 六月

伏以臣之不幸被人詆斥情外之言愈往愈甚猥將危懇屢瀆 宸嚴臣罪固大而實出於事勢之不獲已也惟 聖明之垂察焉頃者有邊麟吉者上疏疏中一款顯指臣身臣不敢在公即為退出呈告乞免其疏之入不入非臣所得一毫干預者也翌日得見吏報始知在院同僚以其有悖慢之語不為捧入具 啓厥由 聖批知道其不入啓了無關於語侵承旨之故也昨見右賓成李貴劄子有曰麟吉為師伸救語侵承旨政院措辭不

捧又曰壅蔽不納自此言路益蔽噫李貴告 君
父之言豈故為不實以快攻人之心乎必未知其
時曲折而有此云云也雖然賛成重臣也壅蔽大
罪也況其所引遠竄都承旨之說尤有不測底意
臣安得晏然而已乎所當緘口籍藁恭俟 聖斷
而第念臣所帶職務不可久曠伏乞 聖明亟命
先削臣職以謝人言臣無任兢惶隕越之至謹昧
死以 聞

都承旨加資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元氣大傷一身百體無不困惱奄奄如不

可頼而不敢告休黽勉從事自十餘日來澌憊益
甚不得不冒呈辭單冀獲解職調治不意 聖恩
復下予告之 命感激惶悶罔知攸出顧臣病根
發於積衰羸弱之餘醫藥之功決難期以時月
近密出納之地豈可緣臣之故累日曠職以廢公
事哉況臣猥蒙 恩典叨陞一資 國家設官之品
式已定 臣是何人破格違制致寮 成憲乎假令
臣貪榮冒居苟進不退其奈公議之指笑淸時之
疵玷何哉仍竊伏念臣曾忝翰廳仕日最淺備員
進退蔑有分寸之可紀而政級變品視他尤重一不

但 聖明之世實有僭賞之累臣之眇末必招過
福之災以榮爲懼若墜淵谷伏乞
垂矜憫 亟命遞臣本職減臣新秩俾衰殘危喘
得遂蘇息之願小寃微品免蹈盈溢之戒則公
朝幸甚私分幸甚臣不勝兢惶懇迫之至取 進
止

刑曹判書辭免劄 八月

伏以臣本不材百無一長遭遇 明時猥蒙 謬
恩數年之中遷陞峻秩靡職啣感秖積慙恨鬼神
害盈灾孽荐降脚疾方劇眼病又發不得祗謝

新命冒呈辭單自知辜 恩負罪無所逃免不意
聖量寬貸一反加異數非臣糜粉所能仰報第念
臣之情事實有悶迫之懇 君父之前安敢不盡
其所懷也自臣前世以來世受 國恩至于臣之
兄弟而踰分極矣心常惴惴若臨淵谷今者臣之
兄尚容見長春官而臣又冒玷秋曺 國有六卿
臣之兄弟占據其二歷數朝臣 恩幸無比自念
臣家有何絲毫補益於 國家而叨竊 榮寵至
於此也俯仰蹙蹙無地措躬況臣所患睛痛出於
肝臟之傷非朝夕見瘳之症獄訟之地不但審聽

辭語必須審察文案洞見其情僞曲直然後庶無濫枉之端臣精神內鑠耳目外弊以無才無能之身加不聰不明之識百爾思之斷無可堪之理伏乞 聖明曲察危忱 俯從微懇 許遞臣職畀以閑秩使得優游保全於 天地生成之內則一息猶存長是祝 聖之日萬死無忘永圖結草之報臣不勝憂惶懇迫切祈之至取 進止

同知成均辭免劄 己巳二月 都承旨時

伏以臣以已試無用之才復叨匪據不稱之地殊恩異渥實出尋常臣徒懷感激不自揣量冒昧

出　謝顚仆爲期尸素癏曠之誚固已無所逃免
矣況臣兼帶同知成均館事雖非逐日鞅掌之務
而有其職則必有其任傾不可自同於無事也今
臣朝夕出納未遑他務虛帶官銜秖爲身榮　國
家設官之意豈亶使然哉自前本院之官不得兼
帶他職如承文提調不是煩劇之任而例爲減下
者良以此也伏乞　聖明俯諒微懇　特命遞臣
兼帶同知成均以遂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惶恐
踧踖之至取　進止

弘文提學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昨奉 教旨以臣兼帶弘文館提學臣聞命愧慄若無所容竊伏念大提學雖主文柄而其次即兩提學 國家辭命間出其手討論潤色靡不與焉 歷朝以來最重玆選官不必備得人乃授上絶以杙代楹之譏下無血指汗顔之羞詞林有光藝術增關夫豈如臣空踈者冒據之地哉臣本駑劣不及恒人加以少不彊學中年多病狗馬之齒荏苒衰邁文翰之任自知不似此乃臣之實狀人所共見者固不敢一毫飾讓也伏惟 聖鑑灼見咒使羣材於其所短不為強責文武之士莫

不優游得所自幸其際遇之隆而獨於小臣責蚊
負山憂惶狼狽日俟顚蹐區區之望殆切於束縛
者之求解也伏乞 聖慈察臣危懇諒臣至情
亟命遞臣新授弘文館提學以重名器以全微分
公私幸甚取 進止

都承旨辭免疏 三月

伏以臣自昨夕前患眩暈復發迫其甚也開目視
物發言尚艱運身動足皆如駕舟入海恍惚難狀
三者皆不能則雖有氣息實無生人之道豈非可
哀也哉臣自少下血頃間尤甚衰年盡損得此重

症旬月之內差復無期伏乞 聖慈俯賜矜憐亟遞臣職以遂公私臣所當循例呈辭非欲陳疏溷瀆而同僚受由在外臣又累日休告則朝夕出納之地曠職必多敢此冒昧陳乞危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部承旨辭免再疏 同月

伏以臣賤疾暴發不堪供職冒疏煩瀆恭竢遆命下意 聖度寬容不加瀆擾之誅反 下調理之敎臣誠感激隕越所當力疾出仕而第臣所患之病非他症比少或運動發作無常悦然昏迷全

不省事如此而其能夙宵奔走朝夕出納乎喉舌
重地決非養病之坊伏乞 聖慈曲察危悃亟
賜遞免使微分獲安職事無廢公私幸甚臣不勝
兢惶悶迫之至謹昧死以 聞

病中蒙被異數陳謝劄四月

伏以無狀小臣衛生不良自貽諐傷奄然顛仆不
意 聖慈哀而憐之太醫視疾內局 賜劑政院
問 啓 殊恩異渥曠世罕見此豈微臣所敢承
當者哉臣病中聞 命嘶感入骨不覺涕之霑襟
也今臣蒙被 天地父母再生之德稍獲蘇醒漸

期差歇義當匍匐詣 闕祗付 肅謝而怔忡未
定手脚戰掉瞻望 天庭積日延旬辜負鴻私
罪嘗萬誅方寸之內食息靡寧玆敢不避猥濫冒
申畢悃冞不勝兢惶殞越之至取 進止

時弊劄子 先講要務丞革弊政以紓民力以養軍兵事 同年閏四月

伏以臣聞爲政之道貴乎先審其要爲政而不審
其要則猶治病而不用對症之劑千方百藥反致
損傷眞元而終無食效之期也方今 聖明憂勤
於上內無聲色貨利之誘外絶土木遊畋之娛
頻御經筵延問儒臣 親决庶務宵旰孜孜大臣

色猶在而價已三倍轉輾增益無有窮已國者民之所依而為天者也國家之所為如此民安得不窮且怨也民情之舒慘度支使之也度支之寬苛朝廷使之也誠能是究是圖因時權制善變而得中則轉怨為悅以弱為強者庶幾在是矣若曰舊制何敢妄議前例豈容輕變不頋遠慮苟完目前漸至於民生益急事變愈多雖欲捄之亦將無及也法久而弊生則 祖宗令典猶當汲汲改圖矧茲量出為入是乃得罪先王之法者而如是固執那宜及此時 亟令廟堂與度支之官會同貞固

幹事之臣先列歲入經費之數並錄不急冗食之
員善爲料量商加裁定使經費之數毋過於七萬
贏餘之蓄常足於數萬以備 國家不時之需永
絶苟且無理之事而諸道官倉之儲次第清査可
收者一切收入罔饒豪右可蠲者並許蠲免與民
推惠惟精惟覈不容虛僞少待豐稔先擧量田次
正貢案以均賦役且令所在閑曠膏腴之地廣設
屯田得人分委其所得之穀無論多少盡領於度
支以佐經費而無稅外加歛之暴則公私之蓄自
有餘裕又察其勤於國事久於其職者或增官秩

盡瘁於下蚤入莫歸日以爲常兼理百司之任食
息靡暇士大夫皆欲立名節修行誼致躬於寡過
之地監司守令皆欲蠲除徭賦務勝前政猶恐見
非於民心求之上下似無害政之端而 國勢日
蹙民怨日深災變荐降敵國交侵環顧內外蕩然
無一可賴而安者此何故歟自癸亥 反正之後
朝廷每以裁省爲務而至今未見有實效者無他
不知其要之病也 御供不可減而減 御供
祭享不可減而減 祭享然而國計之板蕩愈往
愈甚欲爲守邊則餽餉無粟欲爲鍊兵則犒賞無

資至於 禁中衛士 輦下親兵過時之後始得
脫粟畿内之民一年不登仰給於他道之私儲而
不急之官冗食之徒存之無益於國去之無損於
治者實爲濫觴之尾閭此可謂裁省之得其要乎
臣竊聞之度支歲入之數不過九萬零而經費之
用常過於一十一萬故度支於每歲多方拮据務
足二萬之數以供其費彼亦不能神設鬼辦徒自
換色易目東遷西挐或無中生有或以滅爲存意
在欲利動拂民情當出米者則強使之出布當出
布者則強使之出米而畢竟自官勅定賤取貴售本

或倍俸祿以勸其忠以賞其勞居官者懷自重之心任事者無規避之圖上下相安民志不撓然後方可以論養兵之制矣 殿下若以此至誠求之至誠任之至誠行之必有忠亮之臣爲 殿下盡心當事劈畫利國安民而丕賛中興之業者矣天佑東方泰運循環兵革不興民生奠枕復見太平之盛則漸復 祖宗之官制亦何難之有哉夫世之要務惟識遠者知之固非人人所可妄陳而況大同纔設而旋罷號牌將行而遽停民情視國法如兒戲 聖心亦懲前事而憚改作此尤非輕

議變通之秋也雖然道有損益政有緩急因循之弊適及於難救之會則又安可一槩拘泥而不思膠柱之譏哉臣昏愚庸拙最居人下發言處事動被譏議迂踈之談固知無補於要務而徒感不世之恩遇不自揣量冒貢塵陋伏願聖明垂察焉臣無任慚惶悚惕之至取進止

弘文館提學辭免再劄 右叅賛時七月

伏以臣以乞解兼帶弘文館提學事前後陳懇未蒙恩命深懷悶蹙久益慚懼不得不更瀆天聽臣罪萬死臣自前年来頓覺衰憊精神氣力日

以昏耗朝之所言夕已忘之夕之所爲朝已忘之
應接事物忽然茫昧軀殼雖存實同土木又自去
月落傷之後重失神䰟不能定志怔忡驚悸眩仆
度日尋思舊學怳如夢寐如此而尚可虛帶華銜
苟榮一身有若可堪其任者然哉夫設官任人將
以待用無用之官謂之尸位詩人伐檀之刺深可
戒也況今才華物望逈出臣右者不爲不多擧以
畀之寔允公議伏乞 聖明俯諒衷情亟出外讓
亟命遞臣提學之任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論金差 招見禮講定錯謬劄 同年八月二十三日右參

贊時

伏以臣病伏私室竊聞自 上招見金差時仲男許令椅坐不勝駭異初謂傳言之誤也及見備局啓辭謂仲男禽獸不可責以人理況汗以此致丁寧于蘭英爭而激怒不若許之於初云臣愚不通變竊未曉 廟堂之意也自 上招見鄰國之使其禮甚重不宜草草講定啓敵人凌侮之端而貽國家無窮之耻也仲男以禽獸自處而行禽獸之事則我亦以禽獸視之而不責可也今乃不然汗之所言渠之所望皆在於禮貌之尊卑則是果禽

獸者乎我實畏之不敢逆其指而外為大言謂以
禽獸待之云則固不可使聞於他人雖虜與仲男
之心其謂 我國有人乎虜見 我國唯言是從
益長其慢侮之心每以不可行者來責亦將禽獸
之而必從無違乎夫待敵國之道有可從有不可
從者歲幣之增減關市之許否隨其時勢或可以
勉從若齊之盡東其畝魯之百牢犒饗鄒之倍殯
北向此豈可從之事乎雖兵至城下事決存亡猶
以伏劒決死爭之不以虗禮而為輕也凡事防之
於微所以慮其終挫之於細所以杜其大昔南宋

之日國勢未振虜人所言不敢少忤其時有割地不已必至再拜再拜不已必至稱臣之語千古為恨宋之臣子亦豈無一人有尊主之心哉直以初不能強爭以至於約之漸而行之既久又復恬然不知為羞辱前事之明鑑後世之所當戒者也我國家兵威武力未必大瘉於鄰敵而其所以維持保守者以有禮義名分也今並與其區區所自保者而不能守之則雖有倉廩府庫宮室百官之富實與亡國無異也胡銓所謂不戰而氣自索者不幸近之臣不勝痛心焉仲男既已椅坐於 殿

下之前待之以客禮則今雖竭東海之波未足以
洗其恥臣之所言復豈有一毫之救哉顧臣痛心
憂憤不得不煩聒於 四聰之下者亦有區區仰
望於 聖明也夫 廟議之所以如此者以在我
無自強之道而見怒於強胡為非計故欲以含容
遜順為一時保國之謀也臣未知 國家自強在
何時而其未能自強者亦何故也自 反正以後
公卿大夫下至草野韋布之士皆以為至治復見
無不竭其所懷或陳於 筵席或備諸疏章嘉謨
善策左右輻湊而 殿下徒以虛辭奬美未有採

用之實七年之中所循蹈責勉者不過曩時之故轍臣下愚淺妄謂　君上無大有爲之志於是內外官僚只以詢咨胥吏擧行前例爲塞責之地百爲頹墮事無可爲已極寒心而　殿下又以惡黨之心擧廷臣而疑之　上下之間情意否隔是非不明漸成痼疾藥不可救　殿下之志本不如此而使　殿下每每必出於此塗者果誰使之然哉殿下何不深思反觀痛自懲創大奮發大變革決於一心誓於神明浮言邪說不得投間則中興萬世之基自今日始也豈以千里而畏人哉倘或不

然而徒以含容遜順爲保國之長計則國勢駸駸然日入於左衽之域矣如仲男客遇之禮特毫末之徵耳臣空疎愚戇妄陳所見罪當鈇鉞伏乞嚴譴取 進止

憲府請從諫如流劄十一月

伏以今之政刑日益紊紀綱日益頹風俗日益薄然而猶有所望以可救者 上下交孚諫行言聽紊者正之頹者振之薄者培之也柰何羣臣才識駑下進言納規無可以當 聖意者以致乾道日亢而日遠臣志日痞而日隔如危病之人血氣壅

滯渙散衰弱之積無復有可捄之望矣嗚呼此實
臣下之無良慚惶忸縮之懷誠不敢仰陳於 聖
聰然而臺諫之言亦豈無一二可採者而 殿下
略不留神不翅如風之過耳水之投石凡生民利
病舉措乖當有罪倖免無功倖賞諂諛傅會之流
危險不靖之徒以至一庶官一微事之糾劾剌舉
並皆 留難不從久非牢執或因措語之小失而
峻責之或因言論之剴切而嚴譴之一時士氣摧
沮索漠人皆蹐影而進累跡而行欲論一事先忖
上意以為此言必不見 納囁嚅中止逡巡思退

循嘿為保身之良計避事為涉世之長策有志之
士莫不太息流涕知 國事之不可為也豈料
聖明在上而復見此等氣象也臣等竊痛焉伏願
殿下翻然悔悟瞿然改圖遠法前聖轉圜之美近
鑑昏朝覆轍之戒讜正之論虛受如流過激之言
包容財量培養直氣以来忠諫則既去之勢庶或
可反於百一也不然而 聰明自用睿智自聖政
教號令之下惟以承順奉行為悅以為鎮靜 朝
廷馴致雍熙之計則臣等恐 殿下之國事終無
税駕之所也臣等俱以無狀備員耳目之司不勝

區區渴悶之至取　進止 以論莅性善事特命遞差不果上

大司憲遞職後辭免乞退劄 十二月

伏以臣輕疎愚妄謬當言路屢辭不獲黽勉就列只欲為　朝廷明白是非不敢為循嘿雷同苟合取容之計亦恃有　聖明在上也一劾官邪累屋嚴旨餘波所及臺閣盡廢遂成　清朝一段閙場究厥所由罪實由臣驚惶踧踖措躬無地伏俟譴罰已逾旬月而明法未加嵬責先及夙病轉劇諸症乘虛孱軀危喘死亡無日伏乞　聖慈俯垂憐察　亟命鐫革臣本職及兼帶俾臣首丘松楸

啣 恩入地瞑目於九泉之下則臣死生知感永圖結草之報矣近因 下教不得循例呈告玆敢陳疏瀆擾无不勝惶恐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兼帶辭免仍乞退歸疏 庚午正月

伏以臣病與衰期日進不已自甘廢退望絶陳力所帶館閣重任不可久曠不避瀆濫敢呈辭單一懼一場悽息靡寧不意 聖度寬容謬加 恩由分外 殊渥益切兢惶臣所當感戴 鴻私奔走祇命而第念臣頑忝言地妄言是非末由 天聽只蹙 嚴教平生慕直終得不正之名據事論

人反為挾憾之歸豈有顏面復立朝端此皆由臣
貪戀不退喪失廉恥積釁累罪以至如此惶然慚
悸無以為心而况疾病纏綿已至沉痼之域桑榆
荏苒奄及遲暮之年有二宜可去之義無一分自
效之路臣之情勢孔囏且悲矣伏乞
聖慈特憐一物之微更垂曲全之
惠亟
命鐫改臣兼帶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俾臣得遂至願得安愚分
公私幸甚臣不勝嚮
天仰
聖懇祈切祝之至
謹昧死以
聞

兼帶辭免疏二月

伏以臣落傷之處瘀血凝結欲爲鍼灸冒昧煩瀆

伏蒙 聖恩特許子告未及醫治旋入試場所患之症有加無減伏乞 聖慈俯賜矜察俾臣觧去職名專意調病獲收萬一之效則未死之前無非

天地父母再生之恩也臣不勝悚縮屛營之至謹昧死以聞

弘文提學辭免疏 六月

伏以臣猥被 洪造濫廁巍班數歲以來福過災生疾患荐臻靡月不病衰敗昏耗之狀殆類於耄耋之年不但臣心自憐知臣實狀者無不爲臣憐

憫私縁 國家多事邉圉未靖委身拚命不敢告
退而疾痛之人不得不呼父母每有除 旨輒復
祈免情雖切廹踪涉逋慢臣罪萬死臣罪萬死第
臣之衰耗既已如此雖尋常職務尚不能堪況於
文翰之事何能記覽叙述以效膚寸之短哉頃蒙
恩遞旋又再叨媿惧罙增食息靡寧臣之不為飾
讓 鬼神監臨伏乞 聖明曲賜矜察 亟命先改
臣兼帶弘文館提學以授可堪之人臣不勝兢惶
戰灼懇祈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遞弘文提學劄 九月

伏以臣疾病寖加精神愈損形骸雖存實同土木對書則數行之外不復記憶搆文則一思之抽澁於針棘如是而尚能備數文苑濫竽延閣從事于討論潤色之班乎臣竭誠籲號前後非一而 誤恩荐及旣遆復授恐懼悶縮食息靡寧目今高才富年自有其人公議輿情罔不翕然伏乞 聖明特垂 睿察 亟命遆臣兼帶弘文館提學以畀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提學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本駑材奄至衰耗文翰之任實非所堪不

避瀆擾累章乞解兼蒙　睿察早　降遞命而
聖度優容尚許仍帶臣內省慚愧罙切兢惶竊念
事　大交隣辭命最重一言當否機關所係自
祖宗朝遴任館閣以備討論未有非才苟冒強顔
如臣者也臣之乖謬無用不但臣自知之明　聖
鑑固已洞燭無餘矣伏乞　聖明俯諒危懇將臣
所帶弘文館提學　亟賜遞免量才授官俾絶濫
竽則臣無血指汗顔之羞　朝有遴公登明之美
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禮曹判書辭免劄十二月

伏以臣疾病彌留未即肅　恩冒昧請告跡涉偃
蹇方俟　嚴譴反承　温諭臣惶恐感激所當扶
曳出　謝不遑他恤而第臣情事有不得不煩於
天聽者伏惟　聖明垂察焉凡人之性雖愚不敏
至於自知則無不明矣臣之愚騃常以爲自知其
庸拙審矣臣立朝三十五年擧朝之人亦無不知
臣之庸拙矣臣遭遇　聖明獲蒙　誤恩出入
左右今垂七年于兹臣之庸拙又　聖明之所洞
燭也　聖明哀其愚戇　曲垂揄揚有罪不斥無
勞加賞踰資越序驟登八座此豈臣平生夢寐之

所嘗及哉雖感 鴻私實懷慚惧曾所叨冒日僵日俯豈意宗伯春官之長復及於臣身乎臣性本窒暗加以失學轉輾沉迷遂至衰晚其於聖人之禮經先王之制度 國朝之典章奚啻面墻摘埴而已乎如此而尚可竊吹秉禮尸位秩宗以玷國家莫重之名器乎臣之庸拙萬不近似擧朝知之 聖明知之不但臣自知之明也臣之危懇寔出肝鬲 天日下臨不敢飾讓況臣之一家無絲毫有益於 國而偷荷 寵渥盛滿已極臨深履薄食息靡寧又安敢兄弟相繼迭爲宗伯重犯人

譏自干冒誅戮伏乞 聖明憐臣悶迫之情 諒
臣憂懼之忱 亟命遞臣新授職名以遂公私不
勝幸甚取 進止

國忌日請權停 中朝望闕禮劄目月一日

伏以 殿下至誠 事大對越 天㞐允還 中
朝慶節來賓一口廢禮豈但國內臣民之所仰服
抑亦天下人人之所同聞也甚盛甚盛臣節存
闕庭忝居典禮竊有未安於心者敢陳其愚惟
聖明財察焉今月二十四日我 成宗大王忌辰
而適與 皇帝聖節相值 聖節賀儀慶祝懽忭

之禮不可廢也　先王忌辰素服哀痛之心亦不可忘也臣聞吉凶異道哀樂不相干禮之大經也不奪人喪親之心亦不奪其喪親之孝禮之大義也忌者喪之餘賀者樂之事以喪餘之日而躬舞蹈之禮恐有乖於不奪其喪親之訓也禮雖有不以卑廢尊之文此則指祭祀而言使人代行之事其與親行舞蹈於喪餘之日不同也或云殺禮行之猶愈於廢也臣意不然禮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何可輕易殺禮以招不備之譏乎殿下既拜送使者於庭進賀乎　帝所是使臣代

殿下行禮於彼 殿下在此雖爲 本國 忌辰
而權宜停止固未是廢禮也况至日元朝每行不
廢則一日權御寢有少歇於 事大之至誠哉且
殿下於禮訖 還宮之時穿過 殿內恐又不違
之地餘敬未盡而遽撤 宸扆 乘輿以臨亦似
未安豈若 還由來路之心安勢順乎伏乞 聖
明特留 睿思兼詢大臣愚陋之言倘有可采俾
再議妥以正萬有一失宜之禮則誠不勝幸甚取
進止

清陰先生集卷之十八

淸陰先生集卷之十九

疏劄 二十四首

弘文提學辭免劄 辛未七月

伏以臣不材代匱前授弘文館提學文翰重任自知不稱不避瀆擾累上辭章 聖鑑曲燭許令改授臣於其時不以得遂私懇爲幸而實感我 聖上知臣之明矣不圖未幾再被 誤恩蹴踧愧懼之心益以交戰于中非不欲冒死瀝血復申前請而一向煩瀆分所不敢悶嘿到今非臣本情今臣數年以來衰病漸加氣力困瘁精神昏耗濛濛霧

霤常若憂寐之間日用人事前忘後失況可以斟酌輕重結撰辭命隨行於討論潤色之地乎臣之此言一毫非飾伏乞 聖明更垂矜察亟命遞臣弘文館提學以安愚分公私幸甚取 進止

又 九月

伏以臣之衰病昏憒日加一日今年夏秋重為濕熱所鑠半歲之間精神氣力耗損益甚微細之字晝不能辨晝急就之章夜不能起草至於言語酬酢亦多顛錯謬誤此衆人之所共見知者也頃日冒陳危悃乞解提學之任伏承 聖批至以臣精

力未衰為敎臣雖無狀亦不敢虛辭詭免也詞翰之地以記誦應對鋪張叙述為功臣當盛壯之時尚不能之况今衰劣如此豈其所堪任哉伏乞聖明曲諒微臣懇迫之情 特命遞改臣兼帶弘文館提學俾遂至願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兼帶提學同知成均辭免疏 同年

伏以臣病勢沉痼曠職是懼不避瀆擾之誅屢陳危懇伏蒙 聖慈温諭丁寧令臣察任臣感激之深惶恐之至憂欝悶蹙之極不知何以措身也臣之所患如可遣己何敢觸冒 天威苦辭榮秩瀝

血煩瀆而不知止乎伏乞 天地父母廣推體下
之仁亟 命遞臣兼帶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俾
臣得遂至願得安愚分得保餘喘臣無任瞻天仰
聖懇祈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兼帶 經筵賓客同知成均辭免劄同年

伏以臣衰敗無用尸位竊祿幸蒙 聖恩不加斥
退臣亦感戴 鴻私黽勉隨行而至於聰明筋力
可用之地非臣所堪臣之兼帶 世子賓客全不
近似曾前乞解未遂至懇悶嘿到今 春宮輔導
之任豈可徒取充位也同知成均備員踰年漫不

省所職士習紛拏責在師儒理當黜免決難仍冒
又於昨政新授同知 經筵非但萬萬不稱嫌疑
之際古今攸戒臣兄方居政曹政官子弟不宜注
擬隆顯重秩以招人言伏乞 聖明曲垂睿察亟
命遞臣兼帶三件職名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大司憲辭免劄 十一月

伏以臣賤疾彌留不能出謝冒昧請急乞遞職名
兢惶蹙踧伏竢 譴責不意 恩數過隆賜暇至
三臣誠感激罔知攸處顧臣情勢之難非但疾病

末瘳近日兩司方請 還收銓官罷推之命此尤臣所不敢可否於其間者進退狼狽之狀 天鑑亦必洞燭伏乞 聖明俯諒微悃亟命遆改臣職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時伯氏為吏判

都承旨辭免疏 十二月

伏以臣脚疾添劇不能供職冒昧請告實懷惶恐伏蒙 聖慈分外加恩臣子之義固當不避顛仆扶曳出仕而所患末瘳勢難自力辜負 鴻私死罪死罪且伏聞以昨日 備忘不即分付該曹之故同僚二人重被譴罰臣病伏中不覺驚起震悚

之至夫孝敬之出於 聖心者人不可得以隆殺
也典禮之違於古制者臣下可得以爭也政院居
喉舌之地事有可否敷奏覆逆乃其職也若視
君父之過擧如視路人徒以承順奉行為恭而不
盡所懷於咫尺之下則其罪尤大況同僚之累煩
啓禀亦由於臣等之適未齊會而然也臣何敢以
獨免苟保為幸而晏然仍冒乎伏乞 聖慈曲垂
睿察亟命鐫臣本職及無帶以安愚分臣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代金領相辭都體察使劄

臣老益踈愚不善保攝自貽遘厲上軫 聖慮診
視輟內直之醫藥物頒 御府之劑飲食分 天
厨之膳承 命問疾之人日三交道臣日夜感激
涕泣自念垂盡之命無階上報惟思結草必荅
鴻私幸賴 天地父母之恩殘喘獲蘇復延視息
於時月之間自今至死之日皆 聖恩之賜也臣
雖糜身粉骨赴湯蹈火亦何所辭耿耿此心天實
監臨第臣有惶恐悶迫之情不得不仰籲於 黈
纊之下臣所帶都體察使為任至重雖方隅稍寧
之日猶不可一日曠職矧今秋防在即策應正殷

竊聞廟堂大段區畫之事皆諉以待臣議處西北
守令之差除亦皆循例問臣而臣不能對臣是何
人虛冒重任以瘝 國家之大事乎臣衰年積傷
又經大病軀殼雖完精血盡銷種種諸症乘虛間
發兩耳如塞全不聞聲舌根木強言語艱澁左臂
麻木漸不運用神思昏霧氣乏視短暫時強起輒
復奄奄就席若非絕意人事久久調養則遽然澌
盡可立而須也臣犬馬餘生涯分已極一死報國
更無他圖區區控免之意非一毫貪生避事之計
只緣困篤之餘精神如此臣雖欲竭心殫慮以効

萬一其勢末由臣之情事可哀之甚也臣若綿以
歲年或再完復則東西南北惟　聖明之驅策臣
又何辭伏乞　聖慈俯諒危悃曲垂矜愍亟命遞
臣都體察使以存國家疆場之大計以竟天地生
成之大德臣不勝危迫懇祈之至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久病支離精弱魄懾欲專調補反助心火
加以上孫　聖恩內負初心憂惶慚悖轉輾沉痼
至於　宣召臨門不能赴　命　聖壽稱慶亦未
趁班層疊愆尤百洗難湔頃者冒上七章乞解體

務 聖鑑洞察特令議處臣於此時感激欣幸自
以為朝釋負而夕就木甘心無恨奈何廟堂回啓
不體 聖慈愍卹之意不諒微臣垂死之情終為
外貌虛文之歸臣實惜之盖緣臣之氣力不堪應
接外人故自同坏蟄今已半年同朝諸人亦不知
臣身之消脫至此之甚也目今島變又起事機叵
測貧窶 宵旰猶恐後時而臣虛帶重任與死為
隣 國事日急臣心日苦臣雖萬被瀆擾之誅不
呼我 天地父母之聽而誰因誰極也伏乞 聖
明曲加財量 斷自宸衷 亟命遞臣所帶都體

察使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宗廟階砌崩塌請過變警動事劄壬申二月都承旨時

伏以臣於即朝伏見禮曹啓辭 宗廟第一室階砌無故頹落聲動 神御其頹落之處長四間許云臣聞來不勝震驚憂懼之至 太廟者 祖宗神靈所聚之地也人君凡有所失必先戒告警惕以示修省改過之端昔飛雉升鼎殷宗修德寢郎獻憂漢武悔過神人之理顯微無間其丁寧之意不啻若諄諄然命之也夫階砌者等級也等級猶名分也名分壞則下犯上臣犯君之象也神道玄

遠雖未知某事之應而今茲之事實爲明白何者
殿下揮斥廷議銳意 追崇必欲亟擧典禮若爾
則升祔 大院君新主而祧毁 成宗大王舊廟
也 大院君於 殿下親也於 成廟臣也子孫
也升不當升之臣與孫祧不當祧之君與祖是等
級廢也名分壞也 廟禮之變孰大於此臣愚以
爲 祖宗神靈於此必大變動大警惕以啓我
殿下悔悟之心也 殿下若視之無變聽之如常
不思殷宗之修德漢武之改過而徒諉之於適然
而然則臣恐 祖宗陟降之靈大有所不安也大

抵鬼神之事若謂之渺茫無知則名位不必務為崇奉若謂之神明不爽則祧毁未可越禮輕議臣意如欲求安於人情必先求安於神道祖孫父子本是一氣但當推吾敬親之心以體吾親尊祖之意方寸之内自然感悟而不待人言之煩複矣伏願 殿下遇灾恐懼深思反求亟示悔悟之意俾無過舉之尤臣以矇學蔑識感激知遇罄竭愚衷不知忌諱罪合萬死罪合萬死取 進止

大司憲辭職劄 五月

伏以臣疾病纏綿未謝 新命冒呈三告 恩出

例外臣誠惶恐措身無地第念臣素患濕症痛在脛骨歲久益深頃遭一家切近之喪連日坐於濕地又當夏月陰雨之節舊症添劇日夜苦痛庭户之内運步極難勢不能趍走　闕下拜起行禮若至於顛仆失儀以駭瞻視則不但臣身媿悔無以自湔其為　清朝之虧損顧何如哉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聖人之訓昭載經傳為士者世守之以謹大防臣雖欲貪戀苟進以榮其身奈廉恥何奈人言何此臣所以徊惶悶蹙煩瀆　宸嚴而不自已者也況今言路未恢疵政不少繩糾激揚

責專風憲如臣衰劣疲軟久試無用者又何敢冒
居臺首重招瘝曠之誚哉伏乞 聖明曲察微懇
匪循餙讓 亟命遞臣本職以全公私不勝幸甚
取 進止

辭都憲疏 癸酉十二月在石室

伏以臣自前年以来夙病轉劇未乞骸骨徑就耒
揄孤負 鴻恩罪無所逃伏蒙 天地父母含容
覆燾獲延危喘以至今日雖懷感激寔切兢惶不
意銓注之地廣示收錄 聖明之德曲加拔拭時
月之間除 批五下草茅之中 召命三臨以垂

死之身當不貲之榮欲進則賤疾旣痼筋力難強
欲止則分義至嚴逋慢有誅臣五內靡定氷炭交
積瞻望 宸極涕淚如霣如使臣少有供職之勢
臺憲重任雖不得趨承北塞驅馳其何敢辭避乎
伏乞 聖慈憐臣衰病已極愍臣顚仆在卽 亟
命遞臣本職及兼帶宗簿寺提調俾臣終囿生成
之大造得守丘壠以沒餘齒則一息未絶長是祝
天之日九原不昧永爲瞑目之魂臣無任戰灼隕
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同月

伏以臣疾病沉頓屢違　召命上疏陳懇未免瀆擾伏蒙　嚴譴反降溫諭臣罪益大　聖恩益隆撫躬循省若墜淵谷第念　聖明於臣情事或有所未盡　下燭者輒申危悃冀回　睿聽臣本非山林高蹈之士生於　輦轂之下進由科擧之塗仰太倉之粟資市味之腴出入官府游從親故已踰六十餘年到今衰暮之日離親戚去朋游屛跡蓬蒿之中糲粱蔬食豈人情哉顧其勢有不堪而義亦有不安者也臣蒲柳早衰一身百病脚痛不能久立腰痛不能久坐目昏不能辨物心昏不能

慮事風寒雨濕半邊不遂此勢之不堪仕者也臣頃有北門之 命以病丐免避勞趍逸廉恥何居況曾忝本職妄論 大禮同寮坐斥尚在貶官臣獨何顏復入臺席此義之不敢安者也若瘝官曠職竊祿是甘蔑廉喪恥盜 寵是榮則 聖明亦何取於愚臣哉伏乞 聖慈特允微誠亟命遞臣本職及兼帶提調以安愚分公私幸甚臣既不得聞 命奔走合受逋慢之誅分當席藁俛默不容強聒而有懷必達亦 聖明之所許玆敢冒昧畢露益切兢惶隕越之至謹昧死以 聞

憲府六條劄 仝月

伏以 殿下不以臣等爲無似置之言責之地當此 國家安危存亡之日知而不言則是臣等負 殿下言而不入則是 殿下棄臣等也今日之事可言者固多而臣等請先言其重者以竢 聖明之財擇焉其所謂重者有六焉一曰絶私慾以養 聖躬心者一身之主宰心無私慾則志氣淸明而百邪退聽苟有一毫查滓之未盡則邪氣來干而心反爲其所制夫邪氣云者不必陰陽之寇鬼神之祟也偏私嗜慾凡可以害于心者皆是也 殿

下與學之志雖勤克治之功未進應事接物之際不免為私意所動清明之氣以之汩亂慮生疑疑生惑惑生疾轉輾沉痼不能自解經年調攝病根猶在此豈庸醫淺術所可效也伏願 殿下清心寡欲誠正自治毋使邪氣干其間以為調養 聖躬之本焉二曰務實德以謹天戒天人一理彼此無間中心纔動誠僞立見童孺且不可欺況於上天乎窃觀近年以來灾異之現殆難枚數而正殿雷震其變尤大天之警告我 殿下者一何已嚴耶某時 避殿撤懸之請修擧文具亦甚草草而

止不知 殿下於深宮獨處之中恐懼戒愼不敢
荒寧有可以格天心者歟何其災異之報日月斯
臻已事之徵慘不可聞由此觀之 殿下應天之
道恐不能一出於誠心也人君以天地爲父母父
毋怒而不以誠意感動則其於子職何哉無乃以
災異之出或是偶然不足爲深懼者歟苟有是說
此乃奸人誤 殿下之言也伏願 殿下常存敬
畏念玆在玆務盡實德以爲格天弭災之本焉三
曰廓言路以廣聰明國之有臺諫猶人之有耳目
國君輕臺諫而不納其言猶塗塞耳目而求其聰

明天下豈有是理哉噫人情孰不欲聰也其所以不聰者謂人之聰莫我若也孰不欲明也其所以不明者謂人之明莫我若也苟能以人之聰為已聰是天下皆吾耳也以人之明為已明是天下皆吾目也以天下為耳目而未有不致治者也好自用其聰明而未有不致亂者也目今言路梗澁人皆結舌逆耳之言無復敢陳於　輦轂之下孤立之勢莫不寒心而　殿下獨未之悟一朝有變卒然瓦解未知　國家稅駕之所也伏願　殿下毋吝改過廓開言路以盡明目達聰之道焉四曰嚴

宮禁以杜交通人主深居九重欲知臣下之行事
輿言之是非閭里之風俗則或詢諸閹豎訪于戚
屬咨之私昵彼奸諛巧佞伺候人主之意者必夤
緣投隙以售其私亦有掖房近親出入宮中妄奏
外事輕泄內言以惡為善以直為枉以私言為公
論以正士為邪人終不免為其所蔽者此叔世帝
王之常患臣等不知　聖明之世果有此事而亦
未知果無此事也朝廷治亂之端陰陽消長之機
必由於此可不戒哉人君以大臣為心腹臺諫為
耳目何可别開邪逕以來羣枉乎伏願　殿下嚴

飭宮闈內外有截永杜交通之漸焉五曰省煩冗以紓民力國家善政莫先於寬民力而不省煩冗則民力無由而寬也今日下一教明日下一令曰吾能祛民弊云則是所謂口惠而實不至民何德之有哉民生之困於重賦莫此時若也上事天朝無濟島衆北輸虜幣南塞倭求區區民力固已不堪而諸司與販科歛錙銖不領於經費者皆為煩冗之尾閭此民之所以重困而國將隨斃者也伏願殿下速令廟堂急講寬民之策痛斥言利之計如救水火罔或少緩以解倒懸之苦殿下

亦宜深憂隱痛視民如子念　王子之第宅不廣
則思小民之流離暴露者念　王子之財產不豐
則思小民之賦重役煩傾財破產者念　王子之
使令不足則思小民之藏獲被奪於內司宮家而
抱冤莫伸者廣推恩澤務施親親仁民之德焉六
曰選將帥以固邊圉自古國家危亂之日忘身赴
敵建功立事者多出於前日不聞姓名之人蓋勳
臣宿將富貴已極富貴則驕心生驕心生則平居
不恤士卒而臨戰不肯鬪死此自然之勢也必須
求之一邑之守百夫之長偏裨之內卒伍之間或

試其計或試其才取其質厚沉悍之資略其微疵小瑕之短既審其才智然後待以不次厚廩重祿以贍其妻子精兵勁卒以聽其撫馭又觀其不矜不驕忠實無他擢為大將俾制閫外則庶幾將得其人而無以國與敵之患邊圉得以永固矣臣等學術空踈智慮淺薄自知不能當 聖意而愚忠所激敢獻瞽說不任慚惶隕越之至取 進止

乞解兼帶疏 甲戌十一月

伏以臣禀氣虛薄加以保生失宜六十之後衰敗已甚素患諸疾日增月深臣於壬申之夏自知不

堪供職暫退郊圻兾收時月調攝之功荏苒數載綿延喘息不意前年冬屢 下召旨臣驚惶感激扶曳入謝未踰半月危症輒發幾於顚仆幸蒙
聖恩解職還里自玆以来轉輾沉痼委身牀席與死為隣種種昏憫之狀雖不敢每每煩瀆而其不能奔走效勞衆所共知臣之情事實為可哀伏乞
聖慈曲垂天地生成之德 特施犬馬帷盖之報賜之骸骨許終溝壑 亟命遆臣兼帶藝文館提學宗簿寺提調以遂至願臣不勝惶恐戰灼之至謹昧死以 聞

乞解大司憲及兼帶疏 乙亥三月在石室

伏以臣衰敗病憊不能陳力退伏田間分甘廢棄不意 聖德崇深曲收簪履荐授風憲 經筵之職繼下乘馹上來之 命臣捧讀 恩旨感涕自零臣雖愚頑非木非石豈不念榮寵之可懷譴責之可懼而負 君臣之大誼循一己之私便自踈於 聖明之世哉顧臣賤疾沉痼已甚實有不堪供職之勢也且臣之兄尚容方爲 經筵領事自唐宋故事大臣子弟不得並居臺閣間或有之靡不陳丐自免亦粤我 中廟朝金正國爲世子副賓

客以其兄安國先爲賓客上疏辭避卽 許適改況 經筵視賓客尤重者乎伏乞 聖明俯諒微悃 亟命遞臣本職及兼帶同知 經筵不勝幸甚臣仍竊伏念天有盈虛消息之理人有出處進退之誼是以先王法天之道體下之情定爲禮制年至則致仕疾病則許退此古今通行之令典也或曰時事艱危雖老且病亦難退去此言不然昔宋南渡之後艱危之勢比今日何如而其時致仕之臣史書相繼豈無忠君憂國之心而然哉蓋老病無用之人無時不可退去也今臣七十之年忽

焉已迫而疾病之狀又復如此雖欲黽俛趨朝竭誠殫忠以報 聖恩而思慮無所益筋力無所效昏昏霿霿且僵且仆不過為長安中一行屍耳其於囿萬物各遂其性者恐有憾於天地之大也惟冀 聖慈愍念矜恤 賜之骸骨特除朝籍俾得涵濡 聖澤畢命丘園則覆載生成之德浩蕩無涯雖在泉壤之下永圖結草之報矣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同月

伏以臣蒙被 厚恩蔑効涓埃之補猥以賤疾每

陳危迫之私乎罪合萬死而 聖度包容不加譴罰再 下召命臣伏見 聖旨至以從速上來以副予望爲敎此豈微臣所敢承當者哉非臣糜粉所能上報第念天地覆載萬物生成日月垂明幽隱畢照子之於父何情之不達臣之於君何事之敢隱臣所患疾病實是衰年沉痼之症兩目昏暗不能辨物兩脚痿痺行立俱妨精神霧亂思慮倒錯三者有一猶不堪立朝供職況無而有之者乎臣年迫桑楡病勢若此調治差愈不但無望於歲月之內未死之前恐無陳力之期瞻望 宸極只自

切切伏乞 聖明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光察臣子之情益霈曠蕩之 恩永施生成之德亟命遞臣本職及兼帶以全終始公私幸甚臣不勝兢惶戰灼懇祈切祝之至謹昧死以 聞

三疏 四月

伏以臣冒違 召命方俟 嚴誅宣旨又降賓待踰分 隆恩異渥迥出尋常驚惶震越若隕淵谷人臣分義死且不辭賤命微軀顚仆何惜臣不敢更以疾病煩瀆攄臣區區之意不但筋力精神之難强也 殿下旣以言責命臣臣當竭誠盡慮思

所以稱其職者而第令日可言之事皆諸臣之所已陳　殿下之所厭聞況臣愚忠妄憂試不可用者乎夫身用言廢古人所恥臣雖駑甚亦何安於此也臣與其進而不得言曷若以退為諫而冀悟聖心之萬一乎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言不善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　殿下於此三省致思翻然改圖虛心遇下容受讜言朝廷之上無以言獲罪之士則雖在草茅巖穴之人亦必聞風興起願立於朝矣如臣衰敗癃孱者老死丘壑亦已榮矣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本職及兼帶以彰臣

逋慢之罪臣無任迴遑踧踖之至謹昧死以 聞

大司憲辭免疏 八月在石室

伏以臣病未赴 召昧罪控辭 聖度包容不加譴斥又下調理上來之 教臣誠感激惶恐罔知所出伏地涕泣而已臣之病勢可堪供職則何敢一向退縮辜負 寵渥自速罪戾至於如此乎顧臣所患根柢已深非時月調理可愈之疾而犬馬之齒又已衰邁氣血消耗筋脉渙散鍼石靳効藥餌無功腰脚不遂視聽俱爽種種諸症猥莫編舉自分永廢無復更比恒人之望臣之情事實爲可

悲職務曠闕愆咎委積公私所傷不可勝言伏乞
聖明俯諒危悃 亟命鐫臣本職及兼帶以終逮
下之 盛德以安垂死之微分千萬幸甚臣無任
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再疏

伏以臣陳疏辭職罪積違慢反身矣 命甘受嚴
誅乃於今月十九日楊州官吏承本道監司移牒
傳諭 聖批恩眷至渥褒予過隆至令臣促速入
來臣捧讀未終感涕自零竟久違朝林湯靡寧仰
惟非常之 恩重若丘山俯念不治之疾貫在肌

骨冥然不動分所未安黽勉趍　召勢又難能進
退維谷臣之謂矣夫士之生世遭遇休明受知君
父展布素蘊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之嘉會也臣雖
愚騃陋拙無可裨益至於處高位享厚祿以榮其
軀者人情之大欲臣獨何心不願於此乎況臣十
餘年來濫被　寵擢常期殞結不避艱險豈於今
日負其初心私便身圖自擬於山林高蹈之迹乎
第緣臣之不幸遲暮之年衆疾交侵其最所深苦
者不可齒列班行出入　殿陛至醜至惡之狀不
敢上溷於　天聽前後言病只擧衰敗躃澁人所

共見者略陳其槩竊意　聖明必以以病辭職朝
臣循例之事或未　洞燭臣之實狀至於如此故
敢冒死畢露伏乞　聖慈曲垂离明廣推仁恵憐
臣疾病之沉痼察臣情事之悶迫　亟命遞臣本
職及兼帶俾臣朝夕縣縷之命獲延於田廬之下
則不但徼臣之至幸凡在臣隣孰不感歎我　聖
明逮下之盛德也臣非不欲再入　禁闥罄竭危
衷旋乞殘骸瞑目無憾而顧其勢末由也已瞻望
宸極神魂飛越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大司憲三告加由後辭免疏 九月

伏以臣重病未蘇累上辭單予告之 命出於非常 寵渥愈隆感懼愈深碎首湛身亦何所顧第臣盡羸於血枯肉痒之後顛仆於氣竭力盡之餘百疾乘時間發四體不能自持奄奄危喘實同僵尸目今事勢決難供劇不然臣雖至愚亦有人心何敢不體 聖意不念分義辜負 恩私猥褻瀆擾至於如此乎況冬令方行微軀益脆觸冒晨寒必加重傷無補 國事斷送身命則其於 天地生成之德有所不竟而愚臣區區賤誠亦無自効

之路矣豈非可哀也哉伏乞　聖慈俯察卑悃亟
命遞臣本職及兼帶　經筵公私幸甚臣無任激
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大司憲辭免劄十一月

伏以臣元氣甚弱衆疾侵凌一日之內一身之上
無晷刻全安之時不敢以區區私懇輒復陳瀆而
顚仆之勢匪朝伊夕危迫之情寔切于中近自五
六日腹痛甚緊暴下太數廢食廢寢晝夜困篤雖
蒙調理出仕之　敎頓無奔走供職之望衰暮殘
喘幾何不至於溘然也伏乞　聖慈俯垂矜憐亟

命遞臣本職及兼帶以遂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

止

請養兵選將劄 仝月

伏以臣竊伏聞 朝廷將輸南虞將遣具宏往飭兩南防備兵綱綢繆陰雨之計可謂深矣且聞具宏曾帥統營頗以撫勸得士卒心廟堂應選亦不爲失人然一番巡歷終無實效必須講究長策以存久遠之慮庶幾永有所賴也 國家自西鄙有事之後專意西方而南邊備禦之具蕩然不爲收拾所謂軍兵又是束伍之軍而操練踈濶罷殘齟齬訴

求督責於一身兩役之民飢寒切身怨氣滿腹而
上下內外嬉嬉然不爲之省視計欲臨難驅戰使
之忘軀效死天下寧有是也若難於舊章之改憚
於新規之剏因循弊政不思良圖一朝緩急悔不
可追豈不寒心臣有淺見請試陳之今以忱識勤
敏解事有風力文臣三人稱爲監軍御史分遣于
統營及慶尙左右兵營與閫臣同議軍務春夏俱
劉信地秋冬分駐各處專意訓鍊所屬水陸軍兵
其操練節目容俟僉議守令將官等役使束伍軍
侵耗多端優加撫卹不革弊習者輕重施罰軍兵

老弱者以次精擇將官之有勤勞顯效者 啓聞
論賞以為徵勤之舉水軍御史則雖以統營為信
地而四時無巡湖嶺沿海營鎮其操練視陸軍倍
數蓋束伍皆非正軍而半在南晦水運自有當番
當番者恒在鎮下無廢農往來之苦也古者用兵
必有掌財之官以需犒賞而本道力屈又出一員
使命恐益煩擾監司無理餉任若善為措辦可佐
其費也或以為監司專制一道操練軍兵亦其所
職何必別出剩官而又使之反為調度乎臣謂
中國法制纖悉既置布政左右使參議等官而特

設巡撫巡按主管軍務豈不以大事在戎布政之
臣所領民事繁多若兼責戎事雖能者有所不逮
也此其深慮遠計度越前代長治久安之道實由
於是也況不立餉司出於省數而道內養兵之責
莫非監司之所當任者乎軍兵等於將官及鎮營
營門操練皆自裹糧貧殘之民不堪其苦初年
則以各邑官廩計日支放明歲之後宜別為區畫
御史若於朞月遞換必無成效須待三年交替方
可責成然人情無家室則不能久安御史依 中
朝之法許令挈家所帶奴婢從簡定數以所駐本

邑田稅依品給祿有勞績則如漢時璽書褒美增秩賜金故事而未滿任不得遷易我國人心淺狹不耐久亦不容人耐久習俗之弊在君上轉移之如何也且御史留駐道內則營門列邑冗費必省雖供一御史所益必倍矣御史許帶臺銜兵使以下官吏犯法及軍民獘瘼隨其所聞使之馳 啓中朝則巡撫皆用堂上以上官而兼帶都御史今亦不必太拘官限惟以得人爲主以此爲制行有其效可徧試於諸道也雖然法不能自行必得人而後有成御史列閫不得其人而咎法之不善雖

聖賢亦末如之何也議者必以敵未至而先搖邦本為戒也然敵至而後圖之臍可噬乎昔趙充國屯田之策漢廷諸臣皆以為不便我 世宗遣金宗瑞開設六鎮一時論議亦多相左自後觀之紛紛之說果可信乎惟在 明主夬決而力行之耳臣之愚計非敢自擬於古人只陳古今行事得失之驗也伏願 聖明財擇焉且目今將帥之材常患乏少凡遇窠闕未免苟充宜於恒選之外多方以求之先令文武官曾經實職二品以上各薦武弁中可堪將領者一二人標其實狀于名下各以

所能考試以備擢用如有貪墨僨事者坐其舉主兩界武士最多其中可用者何限然 朝廷收用罕及於邊遠渠輩之失望怨恨不足恠也令兩界方伯各揀十人或以計慮或以材力扶出儕類者資送京中先隸 宿衛隨試所長名實相當者對品授職以次需用三南海西監司亦各選五人江原道選三人其資送京中試才調用俱如兩界例間歲為式亦不必強令備數也三南海西則銓選注擬常出於此關東武士比他道頗少不得無差殊也今之取武士先取身言次取文筆故浮華無

實之輩輒獲薦譽質直沈毅之入不利進取此公論所深惜也操用人之柄者所宜各取其長而尤當留意於此也且今時馬貴戰士有馬者少夫戰陣之上取勝於馬足之間我國山林險阻雖曰步兵之地亦豈可不以馬兵為重乎　國家賞賜用馬之數甚廣自今賞賜文臣勿用馬而用他賞一施之於武弁軍士之試藝者閭閻鄉曲能為孳息善於養馬者別為勸奬以盛畜牧亦兵政之一助也臣受　恩深重無階上報微誠所發妄獻芥曝疾病困劣語不成文至於潤澤而施行之非所敢

望也且備局以臣請置於提調之列豈但臣自視缺然遠近聞之必謂朝廷無人非細故也伏乞聖明察臣之言匪出飾讓 亟命改臣備局提調之任臣當隨分自安有懷畢陳臣不勝祈懇之至取 進止

大司憲三告加由後辭劄 今月

伏以臣既衰之後重病暴發真元未復遍出併劇陰陽外冦滎衛內傷區區一身所餘幾何顧不敢固請辭退者庶冀稍獲良已雖不能奔走先後褘塵露之微亦欲出入 禁闥瞻望 天顏以展隨

事進覲之誠矣頃日入 侍不任形骸啓事未終猝得眩暈咫尺之地且顛且仆失 朝見之儀駭衆人之視志願未効愆過益彰慚惶愧慄若無所容臣貪戀 恩寵冒進不退蔑廉喪恥羞辱請班將何以糾攝羣僚振肅頹綱乎此臣之所以 異數之下尚不知止更竭微誠復瀆 宸嚴者也伏乞 聖慈俯垂矜憫亟命遞臣職名以安愚分臣於疾病之中又有所感焉臣中年百病身事艱危廣迎名醫日求方藥而所言各異未知適從歲月之間略試諸術刀圭之力不能救沉痼之疾責效

六遠厭倦繼之自念平日所戕伐者少若勿喜動
作靜坐安養則亦可以致期頤之壽醫於吾何有
行不知良時易徃暮景如飛千金之軀忽然若朝
露溘邪交侵鬼事衡迫撫躬悲歎將復何及當時
有勸臣以神丹妙劑保元延壽之術者不用其言
以至於此臣不勝悔恨哀怜之至伏願 殿下勿
以臣言為狂妄於保養 聖躬之方務盡其極益
修祈天永命之道以基億萬年無疆之福臣危衷
所激有懷畢陳愚戇僭率死罪死罪取進止

憲府遇災修省劄 十一月

伏以昊天不弔臣民失依小大隕心若草木之遭霜雪而疾威未弭譴告愈甚雷電暴發陰虹干日昏霧晝塞訛言屢騰不測之禍若在朝夕雖古昏亂之世危亡之國其氣象之慘豈有加於此哉臣等備位言責瘝官曠職使我　殿下不通下情不聞過失政令多舛小民胥怨致天之怒一至於此皆咎在臣等死何敢辭伏乞　殿下克正臣等之罪以為人臣尸祿不言之戒　殿下亦宜惕然驚動務脩實德以荅天譴夫格天之道雖本於敬德而一言一事之合於天理順於人心者皆其方

也臣等伏聞 大喪衣衾絞冒之具一取於市民
未知此例刱於何時而 國家設尚方以爲內府
吉凶之費宜有豫具而乃至如此奚止市民之失
望甚非王制之本意也況平日所 進表裡皆以
土産紬布則 斂時衣服何獨盡用 上國難得
之物乎目今 國事板蕩民力已竭合有變通之
擧宜 敎有司別爲講定亦令尚方豫具不時之
需永爲後來之式則其於 聖德益光而定爲照
代可繼之良法也且 大行王后謚號初以明德
議擬而復因 下敎改擬明憲臣等雖未知 聖

意之所在然謚者有司之事若出於一時人主之
意則不但有歉於大公之道抑恐來後世之議而
啓他日之例也伏願 殿下深加睿思仍用當初
議擬之謚允合典禮也 國家不幸 章陵再封
穆陵改卜 仁穆繞祔 今喪繼出民之力役出
賦之數靡有限量雖知其事之不可已而愍愍然
不能自遂者又何可盡言在羣下固不敢有所仰
請而自 上特下惻怛之教 國葬山陵兩局諸
事務為適中勿尚侈大一分撙節所惠必多得內
外窮困之民益感我 殿下軫恤之盛德則亦豈

非合天理順人心而爲弭災消變之一助乎今之
言者皆以南倭西虜爲憂然自古變故多出於意
慮之外人君之所可畏者莫過於民嵒 國家每
有一事奉行之臣不能善處百姓之內懷怨怒而
不敢逞者久矣思亂之心囂然未已聞有怪事則
鋪張增益互相煽動民心之搖慘於敵國非過論
也伏願 殿下戒之戒之臣等學昧正事心切格
王不任芹曝之誠妄陳芻蕘之說慚惶悚蹙不知
所裁取 進止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九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

疏劄十六首

代洪右相讓官劄 丙子春

伏以臣駑劣謭薄最居人後爲養急仕幸竊科第蚤事 先朝榮顯踰分逮遇 聖明寵渥彌隆無可紀之勞而叅勳籍以不似之才而累玷匪據未補涓塵只招謗議獲保性命以至今日秋毫皆 聖恩也揣分量已固當退處而感激 洪私未忍便決不意援擢之 命遽出夢寐之外慚惶震越若隕淵谷伏惟 聖上啓中興之運值多事之日

相職之難百倍他時一策之善可以救危亂之機一令之誤足以致傾覆之端所宜簡求賢德以備贊襄上以答 祖宗付託之重下以副黎庶拯濟之望其所係輕重為如何哉臣嘗聞古人論相之語矣有大臣之量而無大臣之才者不可也有大臣之才而無大臣之量者亦不可也今臣器量淺狹才具凡短名論素輕環顧循省一無可稱此非臣自謙之辭實國人之所共知也矧今 因山未卜事多難斷必須高識重望折衷於羣疑之際者乃可以毋負 聖上委任之意如臣比萬萬不近

伏乞　聖明曲察微懇旁採輿言　亟回所授以
畀其人國事幸甚愚臣幸甚

辭劄

伏以臣力綿負山惧深覆餗敢竭微誠冀徹　宸
聰伏承　聖批奬諭過隆慚惶愧悚益無所措臣
聞人君使臣必察其才否人臣事君必審其進退
故上無虛授之譏下無僨事之患在常日猶然況
於艱危之時乎　殿下不知臣之不才任之太重
臣又徒感　聖恩之重冒昧以進則上累　殿下
則哲之明下乖微臣量己之義公私所損可勝言

哉孔子曰智小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之臣實懼焉臣實惆焉伏乞 聖明諒臣非循例之讓察臣無辭難之心 亟允所請俾安愚分千萬幸甚臣當此憂慼之日兼替總護之任計度酬應不可以曠而危衷切迫瀆籲至再死罪死罪

大提學辭免劄 同年二月

伏以臣伏奉前月二十八日 教旨以臣兼充弘藝兩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者臣聞 命驚惶措躬無地竊伏念文衡之任 國家之重選儒臣之至榮苟非其人不可冒居自 祖宗朝必擇望實

兼隆爲一時所重者處之其風流文采箇箇可稱未有一人如臣駑劣萬不近似者也臣少不讀書中不溫習老益昏忘見識淺駁文詞短拙疾病沈錮遇小製作輒自赧縮莫能攡締間或代匱强劾薄技其蕪音累氣只足以資人嗤點此乃通朝之所共知 聖明之所洞燭臣不敢一言虛飾以瀆天聽目今事 大交隣危機百出解紛息亂多賴辭命雖使古人當之亦未易爲之討論潤色之地尤宜愼簡也況士風日偷詞學俱廢勸奬成就寔在師儒顧臣何人濫竽學官之長重貽笑侮乎愚

臣慚愧悶迫之情 天日下臨伏乞 聖明曲垂
离照 亟命改臣新授文衡之任以畀可堪之人
公私不勝幸甚取 進止

再劄

伏以臣以不文謬當文衡慚惧不能自安冒陳危
懇冀 收成命伏奉 聖諭褒予過隆非臣愚分
所敢承當夫文章之才各有其用湛思典冊用於
廊廟急手飛章用於軍旅誇多鬪富愈出愈新用
於館閣臣於三者未得其一若蟋蟀之鳴自鳴於
山林草野之間則臣亦粗效顰於 昌朝大雅之

音一何寥落矧今文材不為不多已試優為固有其人儲待準擬亦不易數舉以授之皆愈於臣古人以文人得職占文道之行臣自視缺然人將謂何再乞 聖明特念文衡之重更選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臣無任祈懇之至取 進止

請虜書報答毋失國體劄 同月

伏以臣伏聞虜使其所賫来國書不傳徑歸我國所見乃勾管諸臣竊窺而傳寫者也當初渠之呈書也例受而例答宜矣今既不然無挾自大過機不受致渠忿怒反肆倨傲輙復卑辭懇求自取侮

慢甚可歎也況渠自廢其主之命而我以私見竊
寫者追送報札冀恃原書僥倖彌縫之計 國體
安在哉臣則以為斷然不可也且虜之所大願在
於我 國遣使稱賀如蒙古之為而我已據義痛
斥絕和啓釁必由於是此外區區小禮終或執以
為言其怒實不在此也然不得已則再遣譯官諭
以委棄君命責在渠身使渠覺悟送納原書方可
修覆渠若終不納書自此別作一書具道其故付
送回答使臣似為得體伏望 聖明深加睿思亟
令廟堂更議處置不勝幸甚取進止

西路設鎭分兵便否劄 三月

伏以臣於前日 榻前妄陳謬見 殿下恕臣愚忠而不斥其踈狂 親降玉音謂臣之言不無可採臣誠感激發舒庶幾萬有一施行之望輙敢條列事宜仰塵 睿覽伏願 聖明垂察焉夫和之不可恃不待今日而後知也致兵搆亂雖未能日月期而亦岌岌乎殆哉以國家 宗社安危之重待決於安州一城之勝負豈不寒心賊若踰入海西則事不可為也臣之愚計關西設三大鎭使都元帥鎭慈毋城副元帥鎭鐵甕城本道兵使鎭安

州城三分關西屬于三鎭各選屬邑軍民之精銳武士之勇敢者撫養訓鍊更代以時使自爲守必有大盜然兵少力弱難以久抗大敵有事則黃海之兵救慈母咸鏡南道之兵救安州北道之兵救鐵甕而安州受敵則慈母鐵甕共救之鐵甕受敵則安州慈母亦如之又擇大臣或重臣之忠藎威望者駐劄平壤統御三鎭不必事事遙制而臨戰逗撓失律者請 命而行法焉又選三南關東畿內兵整飭戎器緩急即召以充 宿衛且如都元帥之兼領平安監司三鎭所屬要害之守令間許

主將薦聞亦可並議也此其大略若夫潤澤損益惟在廟堂深思而熟講 聖明睿察而夬決也或云計畫已晩無救燃眉然臨渴之井三年之艾亦愈於坐以待盡若遭今日之勢而毋變今之規模終亦末如之何也臣愚不勝懇懇之至敢此冒昧申 聞取 進止

撰教稟 旨劄 同月

伏以臣伏見政院因諫院啓辭請下哀痛之敎仍辭撰敎之 命槩云父老徒聽將卒感泣決非依㨾胡盧草草文字所敢盖欲重其事也臣竊見唐

德宗之在奉天也陸贄進言曰陛下誠能不悋改過以言謝天下使書詔無所避忌臣雖愚陋可以仰副聖情庶令反側之徒革心向化德宗然之故所下詔書狂將悍卒聞之無不感激揮涕今臣之才不及陸贄萬一又未知　殿下之意以無所避忌為貨擱管貯思不敢徑就且欲慰悅民心不可以空言文告某某罷敎宥某獎華除等語似當入於頒敎之中伏乞　特降明旨俾得演成絲綸臣不勝惶恐隕越之至取　進止

備邊有司堂上辭免劄 同月

伏以臣衰年筋力不逴供職巷議朝談實同聾瞽
昨者始聞副提學鄭蘊以其所上劄子中 進駐
松京一款備局回啓有未盡之語再上劄子至以
王欽若之奸斥之且不知其時回啓出於臣手誤
指李植爲言云 廟堂論議固非一堂上所可主
張然臣既忝有司之任不能贊義直臣慷慨之論
被人詆辱固其宜也況以愚臣之故移罪於同寮
使李植不安其職屢陳辭章而臣猶昧昧墨墨無
一言自陳皆由臣不敏之致安所逃責夫臣之不
合此任衆人之所共知而憫笑者雖無此事曷嘗

一日安於心乎伏乞 聖明亟命遞臣兼帶備邊司提調以謝人言以安愚分公私幸甚取 進止

內醫院提調乞遞劄 同年春

伏以臣今日進詣 山陵待金井畢穿當爲復命其間日子頗多產室廳直宿及有不時議藥之事不可無提調臣兼帶內醫院提調 亟命改差取 進止

元孫誕生後加資辭免劄 四月

伏以臣待罪內局提調之任日月未久寸勞未効至於循次入直乃是職分內事而比諸同寮亦爲

景少肸蒙 聖恩特下加資之 命慚惶愧慄若無所措臣從前榮 寵已踰涯分内積鼓貟之憂外招鵜梁之譏何可復膺濫賞叨陟峻階重貽盛朝之累乎伏乞 聖明俯諒微悃 亟回成命以安愚分不勝幸甚取 進止

吏曹判書辭免劄 五月

伏以臣病廢歸田獲全危喘逢茅之内分甘沒齒伏承 恩旨感激還朝力疾奔走一敗塗地自茲以後形神日獘疾病日加無復當官塞職之望矣所以遲徊至此者時勢艱虞未敢便決非謂臣之

精力有可以報補萬一也是以前後忝冒到處尸
位兼帶諸務並皆瘝曠謗議外来慚愳内積彷徨
怵惕度日如年不意今者　誤恩荐被銓衡之長
又及於臣臣之不堪此任　聖明夫豈不知而強
委重焉有若尋常試可者然哉天官冢宰位望極
隆雖朝廷和平國家無事尚不可人人冒處況此
士論携貳浮議縱横民生困悴内外板蕩之日尤
不可不慎簡也審矣民生苦樂安危所係守令賢
否固未易知而士類進退治亂攸分激濁揚清鑑
別益難夫携貳之論固當調劑縱横之議固當鎮

靜困悴者必使撫存板蕩者必使完復銓長得人則衆職修擧而國事整理士類得所而朝廷淸明銓長不得人則欲爲調劑而不辨淸濁欲爲鎭靜而不分是非姑息者謂之撫存僞增者謂之完復朝廷內外愈往愈亂永無淸明之時安有整理之期乎如臣昏庸衰劣人所輕易者決不可當也伏願 聖明深加睿思察見羣臣中公明正直德望才局可以鎭物濟時者面臣所授以畀其人以責成効 國事幸甚愚臣幸甚臣不勝祈懇之至取進止

再劄 同月

伏以臣本豪才加以老病猥當重任懼愼失措上章自陳辭無詮次蹤踖屛伏恭俟 嚴譴昨奉
聖批反加奬勵非臣愚分所可承當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其利器人主如欲求賢致理亦必先擇公正有鑑識之人畀以銓衡使之擧其所知而及於其所不知之人以致彙征之吉故工人未有不利其器而能善其事者人主未有不擇詮官而能致治效者也今者 殿下深憂國事惕然改圖備擧六條兼許自薦 敎命一下人心聳動內外遠

近莫不傾耳拭目以快聞覩此亦 殿下勵精更始之一初也於此時而乃以如臣疎迂暗劣不諳世情者首居銓地則將何以副 聖意而答人望乎 殿下豈不以銓官之聞見有限博選廣求勢所不逮者以朝臣公薦者按簿注擬則凡人之謹愼者猶可為也雖然銓官用人猶匠用木大小長短各有其任梗柟豫章羅列交陳而拙工用之則長大者用於欂櫨短小者用於棟樑顛倒錯謬失其所宜雖有美材亦何以成大厦之功哉臣之忝冒正類於此伏乞 聖明曲察微悃亟回臣新授

職名以昇可堪之人公私不勝幸甚臣憂懣惶感不避畏忌瀆顩至再深增隕越之至取 進止

廉謹玷選懇乞削名疏 六月

伏以 殿下深憂世道思易弊俗俾揭廉白之表以為風厲之地甚盛舉也今者廟堂乃以臣名應選臣聞來踧怩無措繼之以驚惶嘆息也臣立朝四十年碌碌隨衆無一事有異於人者性且懦弱不能自守素志因循舊習既悔復行跡流心滯非介非通此同朝之所共知街巷之所共議臣雖欲竊取美名以欺 朝廷内愧於心外慚於人入官

府行道路何以為顏對朋友臨吏卒何施眉目雖然此則特以臣身所自處者言之至於　朝家稀濶之典以臣而玷累中外拭目之望以臣而虧缺臣雖無狀決知其不可當也伏乞　聖明曲垂鑒照察臣非一毫飾讓之意　亟命除去臣名於批啓之中以重盛典以安愚分臣不勝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吏判三告加由後本職及加資辭免劄七月

伏以臣本駑劣加以衰敗昏耗不能當衡鑑之任人所共知也適因氏匱猥蒙　聖恩再陳危懇終

未獲 命冒昧出仕若負重罪同寮多曠累專政
席遽稟不精招謗已多雖無疾病亦宜蚤退以避
賢路也況臣筋力日薾精神日減百體無堪五官
不效闔眼屏息如將斃本願此形骸已非供世之
具而又於憂寐之外誤被千萬不近似之名益自
愧縮無樂在世直欲蒙面入山而不可得臣之情
事可謂急矣伏乞 聖明俯垂鑑照曲察微衷
亟許遞臣本職及兼帶並 收新授加資之命以
安愚分臣重念三告加由寔出 異數人臣分義
固知不敢更瀆而區區悶迫之懷自不能已復此

煩額臣之罪矣益無所逃尤不勝悚慄祈祝之至
取 進止

科擧罷場變通革弊劄 同月

伏以臣伏聞昨日監試二所擧子等驅逐試官竟
至罷場因此 特下覆試時減數試取之教夫無
前之變當以無前之事應之革弊習杜亂萌斷不
可已 聖慮所及可謂深矣然臣愚意大比之擧
不滿其額則不能備科擧之體設科而不備其體
縱繇於士習之不靖亦 國家莫大之欠典也臣
伏見吏報一所初場收卷之數一千二百七十道

云終塲所製多少想亦未甚相遠臣竊記承平時
監試兩所通筭成篇不過一千四三百道今玆篇
數比平時幾及之雖於一所合取二百人必無不
足之患宜就其中兩試各加取一百人以補二所
應取之數分赴會試俾滿常額似為便當雖非經
常之道處變權宜之策無以外此矣請 令該曹
斯速定奪且臣待罪文衡兼長國子不能訓迪多
士有此駭異之事不職之責臣安得逭乞 賜鐫
免臣文衡之任以重教胄之職不勝幸甚取 進
止

吏曹判書三告加由後辭職乞遞疏八月

伏以臣猥以駑拙叨荷重任上之不能出入經幄陳誠正之學以補君德次之不能秉鑑持衡恢公明之道以盡人才下之不能取信於人每行一事輒惹謗議臣之請急寔出於不獲已而未賜鐫免又加異數臣誠悶迫不知所處臣之情勢略已塵瀆而抑臣所大懼者人情多變險途難盡不測之機發於纖介無形之事勳成證援日月之光不照平生之志未白擴被永永不可磨之玷累也何則臣伏聞近日傳播之說俞伯曾於遊

中論趙絅不當拿問且曰左相素有廉聲絅言不爲過若證佐其前後所指者然臣歷陳其父與左相親厚之事以自顯其抗直無私臣聞來不覺傷歎之至洪瑞鳳非有秉權誤國欺 君病民之罪只以顯言趙絅心術不正之狀而未有以處也絅自疑左相方居相位進退賢邪乃其職恐遽爲上聞而不能爲之地會有諫官之除乘時躍出掊摭無實之談巧爲先發制人之圖不議於同僚不通於臺官徑進封章有若上急變者計欲一刺 洞貫其心可謂慘矣俞伯曾若爲公道慮後弊則只

舉事體論救趙絅左相是非一付之公議可也而
必於其父之所親厚者落井下石沽直自名推是
心也其終不可量已然此亦有所以也　殿下深
悪朋黨之習每聞要名立異之論謂其真是無黨
之人過加　寵擢以廣其路傾危之徒急於進取
索人惢尤為已階梯顧不足以破朋黨振公道而
適使人心益壞世道益薄馴致貪利患得意欲無
厭則其為國家之憂豈獨在於分朋角立之患哉
臣竊懼焉臣竊恥焉自念臣之疎戇愚惷瞻不能諧
俗者必不免於今之世伏惟　聖明遇臣下以禮

如臣老病無益者宜　許早退使之安分田廬保全終始區區至願也更乞　天地父母曲垂矜憫亟命遆臣本職及無帶　經筵文衡賓客內局備邊提調等任以遂微尚以養廉恥公私萬幸臣無任激切屛營之至謹昧死以　聞

清陰先生集卷之二十